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之王子中兴

胡 刃 著

草原风云又起，伊斯满叛军卷土重来，达延汗马陷淤泥河，满都海阵前早产，明军侵入草原暗藏天机，江山破碎，奸人当道，叛军铺天盖地，叛将无人能敌，且看他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中兴英主。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胡 刃 著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之王子中兴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子中兴 / 胡刃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8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ISBN 978-7-5078-3238-9

I. ①王…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2221号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之王子中兴

著 者	胡 刃
责任编辑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 年 8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38-9 / I · 432
定 价	25.00 元

人 物 表

1. 达延汗：北元蒙古帝国大汗（相当于皇帝）
2. 满都海：达延汗哈屯（相当于皇后）
3. 娜仁花：达延汗侍女
4. 脱罗干：满都海之叔、右丞相
5. 斡罗出：大夫
6. 阿来通：左丞相
7. 哈达克：怯薛军（近卫军）首领
8. 托郭齐：少师左丞相
9. 李东阳：明军宣府总兵
10. 乌鲁斯：达延汗次子
11. 巴尔斯：达延汗三子
12. 博同：巴尔斯之妻
13. 苏蜜儿：达延汗哈屯
14. 那颜岱：苏蜜儿师父
15. 伊斯满：汗廷叛逆
16. 锡吉尔：伊斯满续妻、达延汗之母
17. 巴布岱：伊斯满和锡吉尔之子
18. 亦布拉：伊斯满之弟

19. 米尔哈：叛军大将
20. 库尔凯：叛军将领
21. 伯格：瓦剌厄鲁特部落首领
22. 帖木尔：瓦剌土尔扈特部落首领
23. 云扎：瓦剌杜尔伯特部落首领
24. 布塔：瓦剌和硕特部落首领
25. 古齐来：布塔之子
26. 顾实：布塔之女、达延汗哈屯
27. 满都赖：鄂尔多斯部首领
28. 浩锡：脱罗干之孙、土默特部首领
29. 多古兰：浩锡续妻
30. 安台：浩锡前妻之子
31. 赛罕：兀良哈三部之首、苏蜜儿之父
32. 固海：科尔沁四部首领
33. 察吉察：固海长子
34. 布尔海：固海次子

第一章

天地之间有个男人能容忍自己女人的榻上睡着另一个男人？我是个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大男人宁可轰轰烈烈地死，也绝不窝窝囊囊地活！

苍茫大地，蒙古包像暴风雪中走失的羔羊，孤独地徘徊在这片昏黄的草原上。远处一只小刺猬溜出洞，漫不经心地在草丛中游动着，一只野狐扇动几下鼻翼，便向刺猬方向奔来。近了，更近了，野狐伏下身，悄悄地靠近刺猬。刺猬就要遇上天敌了，然而，它浑然不知……

蒙古包俗称帐篷，也叫毡房。蒙古人崇尚白色，蒙古包越白，表明主人身份越尊贵；蒙古包越大，表明主人地位越高。

岁月如刀，右丞相脱罗干脸上被刻下深深的皱纹。一顶高大而又洁白的蒙古包中，脱罗干跪在只有二十几岁的达延汗面前：“大汗，我们蒙古人有句谚语：衣必有领，身必有首。大汗离开察哈尔汗廷已经六个月了，汗廷的事堆得跟山一样高，脱罗干冒死进谏，请大汗速回汗廷。”

达延汗把红漆木桌拍得“啪啪”直响：“不回去，不回去，我不回去！你听清楚了吗？”

右丞相脱罗干苦劝：“大汗，各部首领期盼他们的大汗，草原百姓期

盼他们的主人，四位小台吉期盼他们的父汗，满都海彻辰哈屯更是期盼她的夫君……”

大汗就是皇帝，大汗的子孙称台吉，大汗的夫人泛称哈屯。彻辰意为聪明、贤德，彻辰哈屯连在一起就是贤后的意思。

“住口！”

达延汗噌地站了起来，他手指右丞相脱罗干：“不要提满都海，我永远都不见她！”

右丞相脱罗干吃了一惊：“大汗，脱罗干是满都海的叔叔，是她唯一的长辈，满都海有对不起大汗之处，脱罗干去训斥她，但大汗不能不回察哈尔汗廷。”

达延汗的脸抽搐着，他愤恨地说：“她岂止是对不起我，简直就是背叛！”

脱罗干根本不相信：“背叛？满都海背叛大汗？这怎么可能？”

达延汗把牙咬得“嘎吱嘎吱”响：“好！你不是她亲叔叔吗？那我就告诉你，亦布拉那条公狼睡在满都海榻上，这不是背叛是什么？”

右丞相脱罗干如雷轰顶：“这，这，这可是大汗亲眼所见？”

达延汗心如刀刺：“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能出走？天地之间有个男人能容忍自己女人的榻上睡着另一个男人？我是个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大男人宁可轰轰烈烈地死，也绝不窝窝囊囊地活！你明白吗？”

右丞相脱罗干呆了，他浑身颤抖起来：“脱罗干愿陪大汗回汗廷质问满都海，如果真有此事，我这个叔叔绝不会放过她！”

达延汗痛苦难当，他摇了摇头，伤心地说：“不！我不回去，我不想再看见她，四十四部蒙古是她给我的，汗位是她给我的，我还给她，我都还给她，我什么都不要。”

右丞相脱罗干尽可能使自己冷静下来，他劝道：“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是天上的雄鹰，是草原上的骏马。您这样抛弃四十四部蒙古，抛弃草原上的百姓，抛弃四位小台吉，圣主成吉思汗在天有灵不会原谅大汗，长眠于地下的祖先也不会原谅大汗。”

达延汗的眼睛瞪得很大：“可见到满都海，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会杀了她！”

右丞相脱罗干的眉头越皱越紧：“这件事蹊跷啊！当年草原大乱，圣主成吉思汗的贵胄被那些豺狼一样的奸佞残害殆尽，只剩下大汗唯一一根独苗，没有人知道大汗的存在，各部落都以为黄金家族的圣火熄灭了。那时彻辰哈屯监国，为重振蒙古帝国，延续黄金家族的血脉，彻辰哈屯独撑危局，四处寻找圣主的后裔。当得知大汗的消息时，她夜行七百里，迎请大汗入汗廷。那时大汗才七岁，彻辰哈屯三十三岁。不久，她以曾叔祖母之尊嫁给大汗，并立大汗为全蒙古的大汗。此后彻辰哈屯逐叛贼，平瓦剌，一统天下。大汗年幼，彻辰哈屯为树立大汗的权威，把大汗放在皮箱之中一同出征，军令由她口授，大汗下达，蒙古帝国才得以匡复，黄金家族才得以延续。请大汗想一想，当时大汗年幼，满都海年轻，那时她都没有对不起大汗；难道现在大汗成年了，她老了，她却要背叛大汗吗？再说，满都海已经把自己的女儿博罗克公主嫁给了亦布拉，在辈分上她是亦布拉的岳母，她怎么可能跟亦布拉做出那种下流事？这其中一定有隐情。大汗，回察哈尔汗廷吧，让满都海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黄金家族本意是指出身纯洁的蒙古人。据《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记载，蒙古族始祖母阿兰豁阿与丈夫生了两个儿子，丈夫死后，她又莫名其妙地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及一些族人对阿兰颇有微词，阿兰解释说，三个小儿子是她与梦中的一个神人所生，每当夜幕降临，这个神人就从天而降，早晨迎着朝霞而走。人们十分震惊，都认为这三个孩子是上天的儿子。从此，这三个孩子的后人就被称为出身纯洁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是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孛端察儿，因蒙古大汗都是孛端察儿的后裔，所以，孛端察儿的后代就被蒙古人尊称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死后，只有他的四个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人的后代才被称为黄金家族。拖雷之子蒙哥和忽必烈先后继立大汗，这个范围又缩小为拖雷的后代。朱元璋建立明朝，蒙古皇室退回草原，史称北元。北元的蒙古人仍尊蒙古皇室为黄金家族。

达延汗的声音又高出八度：“解释？让我听她狡辩？你以为我是一头笨骆驼吗？”

右丞相脱罗干诺诺连声：“脱罗干不敢……”

达延汗怒道：“既然不敢，你还不出去？”

脱罗干仍跪着：“大汗，脱罗干不能出去，脱罗干恭请大汗回汗廷，脱罗干必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达延汗手指脱罗干的鼻子，命令道：“我让你出去！”

右丞相脱罗干心意已决：“脱罗干不相信满都海背叛大汗，如果大汗不回察哈尔汗廷，脱罗干死也不出去！”

达延汗的怒火冲天而起，他一把拽出佩刀：“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达延汗举刀往下就劈，可右丞相脱罗干仰头望着达延汗，他一动不动。眼看刀到了脱罗干头顶，达延汗的手却停住了。

“啞啞”一声，达延汗把刀往地上一扔，气呼呼地道：“你不出去，我出去！”

达延汗往外就走，脱罗干跪爬几步一把抱住他的腿：“大汗，满都海彻辰哈屯对大汗的忠心就像山一样坚定，这其中一定有隐情，请大汗相信脱罗干，相信彻辰哈屯。”

达延汗揪起右丞相脱罗干的衣领：“如果不是看你一大把年纪，就是十个脱罗干脑袋也没了，难道你非逼我杀你不成？”

右丞相脱罗干老泪纵横：“大汗可以杀脱罗干，可是，大汗不能不回汗廷啊……”

“噎噎”，一个怯薛军跑了进来。怯薛军译成汉语就是近卫军。

“启禀大汗，有五千明朝骑兵杀来，离此不到五十里！”

达延汗抬起头，脱罗干的手也放开了。

达延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片刻，他怒斥这个怯薛军：“胡说！我蒙古帝国与明朝虽有旧怨，可这些年来，两国互通商贸，友好相处，他们怎么会无故犯我领土？”

这个怯薛军单腿跪在地上：“大汗，这个道理我也懂，可这千真万确，请大汗早做打算。”

右丞相脱罗干站起身：“大汗，这个不难理解，我们蒙古帝国日益强大，明朝深为不安，他们得知大汗远离汗廷，身边只有一千怯薛军随行，

于是就产生这种罪恶的想法。听脱罗干一句话，马上回汗廷吧……”

达延汗喘着粗气呵斥道：“脱罗干！你给我听好了，除非你把我的尸体抬回去，不然，我决不回汗廷！”

达延汗话音刚落，又一个怯薛军跑了进来：“启禀大汗，明军杀气腾腾，现在离我们不足三十里，请大汗定夺！”

达延汗慢慢地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佩刀：“我早就活够了，明军来得正好！”

右丞相脱罗干惊道：“大汗是万金之尊，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就算大汗现在不回汗廷，先躲一躲总可以吧？”

达延汗看也不看脱罗干，而是回到座位上，他对怯薛军命令道：“集合队伍，我倒要看看，明军的战马怎么踏进我的行营！”

这个怯薛军答应一声出了大帐。

达延汗对身边的侍女道：“娜仁花，给我上奶茶。”

娜仁花面如桃花，目如朗月，鼻梁高耸，牙白如玉，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芙蓉，美而不俗，丽而不艳，俏而不妖，娇而不佻。

“是，大汗。”

一碗热奶茶端到达延汗面前，达延汗吹了两口，悠闲地喝了起来。

两碗奶茶下肚，帐外人喊马嘶，达延汗手提苏鲁锭长枪，飞身上马，他高声叫道：“英勇无畏的蒙古勇士们，让敌人的头颅磨亮我们的钢刀，让敌人的鲜血洗去我们箭上的尘土。随我杀出大营，与明军决一死战！”

苏鲁锭是一种长矛，矛头一尺多长，两边带刃，中部有条骨，很像剑。矛头下有个圆盘，圆盘周围是黑色的枪缨。苏鲁锭是蒙古人心中的战神，是大汗特有的兵刃，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

达延汗冲出大营，一马当先杀入明军之中。他把对满都海的怨，对脱罗干的气，对明军的怒火，全都发泄在苏鲁锭上。苏鲁锭上下翻飞，指东扎西，指南扎北，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就跟一条乌龙相仿。

达延汗勇猛，明军也不逊色，无论军兵还是将领，都玩儿命了。明军人多势众，时间一长，不但达延汗额头冒汗了，他手下的一千怯薛军也累得气喘吁吁。

右丞相脱罗干见达延汗毫无撤退之意，他急了，忙对怯薛军首领哈达克吼道：“哈达克，怯薛军的职责是保护大汗安全，大汗身陷重围，你不保护大汗突围，难道让大汗保护你吗？”

哈达克一脸无奈：“右丞相，不是我不保护大汗突围，是大汗不走啊！”

右丞相脱罗干急得大骂：“难道你肩上扛的是驴头吗？为什么不动动脑子？”

哈达克又羞又愧，他一边打一边劝达延汗：“大汗，敌众我寡，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达延汗白眼珠子起红线，他把心一横，叫道：“不就是一死吗？死了清静！要撤你们撤，我不撤！”

右丞相脱罗干见达延汗这么固执，就催马来到达延汗身后，举起手中的刀，“啪”刀背抽在达延汗胯下白龙驹的屁股上，白龙驹“唉儿”一声暴叫，箭一般地向西奔去。

达延汗想把马勒住，可任凭他怎么勒缰绳，马就是停不下来，白龙驹惊了。

右丞相脱罗干对哈达克道：“我断后，你快去保护大汗。”

“右丞相多保重！”

“快走，你还啰唆什么！”

哈达克率怯薛军追向达延汗而去。

达延汗的马离开两军阵，趟草原，跃岩石，跨河湾，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狂奔。达延汗就觉得两旁的树“刷刷刷”往后倒，耳边的风声如同雷鸣一般。他往马上一趴，任凭这匹马飞驰。

夕阳西下，白龙驹跑了近三个时辰，速度渐渐慢下来，达延汗低头一看，白龙驹遍体是汗。他跳下马，拉着丝缰，一边走一边向周围观看：这是一片洼地，四面是山梁，脚下是枯黄的衰草。

走上山梁，眼前出现一座敖包，敖包旁边有一顶毡房。达延汗没有直接去毡房，而是加快脚步奔向敖包。

敖包是人工堆成的石头堆，一般位于山岭或大道旁。敖包是蒙古人最

神圣的地方，蒙古人祛病、祈福、禳灾都要祭敖包。平时人们路过敖包也必须下马向敖包跪拜，然后捡几块石头摆上去，再顺时针绕三圈方才离开。敖包大致分三种：一种是祭祀天神的，称神敖包；一种是表明地域分界的，称界敖包；还有一种作为路途标志的，称路敖包。

这个敖包坐落在十字路口东北角，达延汗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路敖包。他跪在敖包前拜了几拜，然后站起身，围绕敖包转了三圈，同时把几块石头恭恭敬敬地放在敖包之上，以示对敖包的敬畏。

拜完敖包，达延汗来到毡房前，他把缰绳搭在马背上，手提苏鲁锭，来到包门前。

“有人吗？”

达延汗连叫了几声，毡房里没有回应。他推开门，对面的帐壁上端正地挂着成吉思汗像，下面是一铺半圆形的矮炕，矮炕的左边放着一张桌子，右边是一套狼皮被褥。炕下有个红漆小柜，小柜边依次是水桶、打奶桶和几件简陋的餐具。

一见成吉思汗像，达延汗忙把苏鲁锭往红漆小柜旁一立，伏身向成吉思汗像叩头。

拜完成吉思汗，达延汗直起腰，他舀起水“咕嘟咕嘟”一通狂喝。喝完了水，他想找点儿吃的，可找了半天，只有两碗炒米。

炒米就是炒熟的糜米，糜米也称蒙古米，米粒的大小和颜色跟黄米差不多，二者的区别在于黄米是黏的，炒米则没有黏性。炒米是蒙古人喜爱的食物，蒙古人往往把炒米拌在奶茶里吃。草原上地广人稀，行走几天见不到一户人家是很平常的事，所以，蒙古人出门都要带一些吃的，或是肉干，或是奶制品，或是炒米。

达延汗吃一口炒米，就一口凉水。可刚吃了几口，就听毡房外传来马蹄声。他警觉地放下炒米，手按佩刀，把门轻轻推开一条缝，见一个老人策马而来。

老人年近六旬，花白的胡子，薄薄的嘴唇，目光凝重，炯炯放光，身着一件羊皮大袄，脚蹬一双高筒长靴，背后背着一把马头琴。

老人跳下马，达延汗才发现马背上还蹲着一条黑犬。他毕竟年轻，心

想，有点儿意思，人犬同骑还是头一回看到。

老人把黑犬抱了下来，这条黑犬高有二尺七八，长不下四尺，个头跟梅花鹿差不多。黑犬两眼如炬，张着嘴，露着尖尖的牙齿，看上去很强壮，可它却用三条腿走路，血“嘀嘀嗒嗒”从右胯流到地上。

黑犬跟在老人旁边，它不停地向毡房狂叫，虽然受了伤，可那样子仿佛是一员大将，只要主帅一声令下，便不顾一切地扑向敌人。

老人摸了摸黑犬的头，黑犬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像刚才那么凶了，但神态仍保持高度警觉。

老人推门走进毡房，他上下打量达延汗，见达延汗圆脸形，眉毛粗重，鹰目低鼻，两眼犀利，左颧骨下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疤，头戴金盔，身披金甲，外罩赭黄袍，腰间系着一条紫皮带，皮带上镶着一块飞龙出海的金扣。

达延汗望着老人，客气地询问：“老人家，这是你的毡房吗？”

老人爱搭不理地说：“是。”

老人伸手要拉红漆小柜的抽屉，达延汗忙把挡在抽屉前的苏鲁锭长枪移往别处。他心中暗想，苏鲁锭是汗权的象征，老人一见苏鲁锭，就应知道我的身份，他知道我的身份，就该向我参拜。

出乎达延汗的意料，老人无动于衷。只见老人拉开小柜，从里面取出一个药瓶，一把小剪子，两条白纱布。老人回身摸了摸黑犬的头，黑犬发出两声“呜呜”的低鸣，便侧身而卧。

老人剪掉黑犬伤口上的毛，露出两寸多长的口子。达延汗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条刀伤。

老人仍不理达延汗，他全神贯注地给黑犬疗伤。

达延汗搭讪说：“老人家，我因战马受惊，误入你的毡房。天就要黑了，我想在此借宿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老人没有说话，达延汗以为老人想要点儿钱，便把手伸向怀中，可怀中空空，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腰带的金扣上。达延汗心想，这个金扣足可以换一千只羊，反正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留着也没用。

达延汗解下飞龙出海金扣，毡房里的光线并不亮，可这个金扣却光芒四射，夺人二目。

“老人家，我只借宿一夜，这个你拿着，就算借宿费。”

达延汗连说三遍，可老人连看都没看一眼。

本来达延汗就一肚子火，老头子又是这般无礼，他的火“腾”就上来了：“我们蒙古人凡是有篝火的地方就能跳舞，凡是有毡房的地方就可借宿。让不让住，你说句痛快话！”

老人抬起头，声音虽然不高，却铿锵有力：“这是我的家，让不让你借宿那得看我心情，今天我不高兴！”

达延汗勃然大怒，你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他提起苏鲁锭就要杀人。

第二章

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明军让蒙古女子拢起头发站成三排，却见李东阳仔细查看每个女子的耳朵，既没动手，也没动脚，更没碰这些女子一根毫毛。

达延汗刚把苏鲁锭绰起来，那条受伤的黑犬猛地蹿了起来，它龇着牙，瞪着眼，嘴里发出低沉的声音，一副进攻的架势。

老人对达延汗的举动跟没看见一般，他抚摸着黑犬的头：“黑虎，你身上有伤，不要动。”

老人管这条犬叫黑虎。黑虎摇了摇尾巴，但仍用犀利的目光盯着达延汗。

达延汗的心左右不定：我眼露杀机，可老人不为自己担心，反而对狗如此关爱！

达延汗心中涌出一股热流，老人对狗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说不定人家遇上了什么烦心之事，就像我一样，不想有人打扰，算了算了。

达延汗有种同病相怜之感，他把火压了压，出毡房飞身上马。白龙驹大概是太累了，它一个劲儿打响鼻儿，速度很慢。达延汗信马由缰，不知该往哪里去。

太阳就要落山了，空旷的草原上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飞奔而来。达延汗仔细一看，跑在最前面的正是怯薛军首领哈达克。

哈达克也看见了达延汗，他挥手呼唤：“大汗——”

达延汗又惊又喜：“哈达克阿爸——”

哈达克不是达延汗的生身之父，可达延汗一直尊他为阿爸。

达延汗本名叫巴图蒙克，达延汗是他的君号。小巴图蒙克的阿爸是巴延蒙克，父子俩只有一字之差。小巴图蒙克出生在军中，当时巴延蒙克率军平叛，战事打得十分激烈，他就让一个叫巴海的人把孩子抱走了。巴延蒙克凯旋不久，遭奸人伊斯满所害。听说巴延蒙克死了，巴海也不好好照顾这孩子了，小巴图蒙克饥饱他不闻，冷暖他不问，病痛他不管，孩子每天脏得跟泥猴一般，浑身长满了疮。眼看孩子就要烂死了，唐古特部首领哈达克得知此事，他臭骂了巴海一顿，把小巴图蒙克抱到了自己的部落。

草原上缺医少药，哈达克的妻子鄂云听说骆驼奶能治疮，她每天数次给小巴图蒙克身上擦骆驼奶。据蒙古史料记载，哈达克的妻子鄂云整整用了九峰骆驼的初乳，就连盛骆驼奶的银碗都磨穿了三个。小巴图蒙克身上的疮虽然好了，但左颧骨下却留了一块疤。此后，巴图蒙克一直称哈达克为阿爸。

巴图蒙克七岁继承汗位，十多年后，巴海居然找到汗廷，求巴图蒙克封给他一片牧场，巴图蒙克没有念及旧怨，封巴海三百户。就在那时，巴海把八岁的女儿娜仁花留在了达延汗身边。如今，娜仁花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哈达克在达延汗面前勒住坐骑：“大汗，可找到你了，都把我急死了。”

达延汗脸色木然：“我没事。哈达克阿爸，战场上怎么样？我们的行营是不是被明军占领了？”

哈达克摇了摇头：“回大汗，这个我不清楚，右丞相脱罗干让我保护大汗，他率兵阻击明军。”

达延汗的眉毛一下子皱了起来：“我一个要死的人，保护我干什么？”

本来我们就兵微将寡，营中又有三十余口家眷，你一走，脱罗干怎么能挡住明军？这些女人和孩子一旦落入明军之手，那还好得了吗？还有娜仁花，她可是大姑娘啊！”

娜仁花不但聪明伶俐、美貌无双，而且对达延汗体贴入微，这次达延汗离开察哈尔汗廷出走，只带一个侍女，就是娜仁花。

达延汗急道：“快！马上回行营。”

怯薛军首领哈达克谏道：“大汗，我们好不容易才冲出来，不能回去呀！”

达延汗一带马，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回去，我回去！”

这么多年了，哈达克最了解达延汗的脾气，他认准的事，就是十头骆驼也难拉回来。哈达克灵机一动：“大汗，回去肯定又是一场凶杀恶战，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前面有个毡房，我去给大汗找点儿吃的再走不迟。”

达延汗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蒙古包，他叹道：“不要去了，我刚从毡房里出来……”

达延汗把刚才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哈达克身边的一个将领怒道：“山羊向猛虎发威，黄雀与雄鹰争巢，他不想活了，我去宰了他，把炒米给大汗拿过来！”

达延汗一摆手：“不行！”

哈达克关切地说：“可大汗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达延汗的话掷地有声：“大家不都是饿着肚子吗？你们能饿肚子，我就不能吗？哈达克阿爸，我们快走吧！”

哈达克无可奈何，只得随达延汗向行营方向而去。

半夜时分，达延汗和哈达克回到行营之外。星光之下，营内一片漆黑。

达延汗对身边的两个怯薛军说：“你们进去看看。”

两个怯薛军跳下马，悄悄地摸过去。时间不长，两个人举着火把出来了：“禀大汗，行营之中各种设施完好，包括大汗的行帐，均无任何损坏，只是营中不见人影。”